

开卷文丛 第三辑

施康强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牛首鸡尾集

牛首鸡尾集

开卷文丛 第三辑

施康强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牛首鸡尾集 / 施康强著. —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7.4

(开卷文丛. 第3辑)

ISBN 978-7-5355-5171-9

I. 牛… II. 施… III.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48396号

开卷文丛 第三辑

牛首鸡尾集

施康强 著

责任编辑: 李章书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

网 址: <http://www.hneph.com>

电子邮箱: postmaster@hneph.com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东方速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850 × 1168 32开 印张: 8.5 字数: 180000

2007年4月第1版 200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978-7-5355-5171-9

G·5166 定价: 17.00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恺撒年轻时，与一友人路过一偏僻小村。他对友人说：“我宁在这里当老大，不在罗马当老二。”大丈夫不甘人下，当如此也。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宁为鸡口，无为牛后”（《战国策·韩策》），也是这个意思。本书取名《牛首鸡尾集》，并无昔为牛口，今为鸡后（鸡屁股），自伤沦落之意。恰恰相反，鄙人在任何部门，任何方面，从未当过老大。每逢集体照相的场合，总是自觉站到后排靠边，以为邻近末位才是最自在的位置。

扯上牛和鸡，无非因为蒙子聪先生和出版社厚爱，遂将历年发表的各类未结集的文字编个集子。以前出过几本书，内容多少有点重复。此番应命，检点从上一个牛年（一九九七）到这个鸡年的长短文章，淘汰一些之后，余下的尽于斯矣，与前几本书绝无重复。

本行是翻译，个人兴趣更多在本土文化上。有时技痒，

目 录

寻访桃叶渡	1
说不尽的金粉秦淮	4
北京·南京·上海·天津	11
“南京事件”内情	20
民国南京	24
瓷都记行	37
杭州两题	43
成都的茶馆	47
水淹青云谱	52
歌舞滕王阁	55
随喜朶米寺	62
五台山的尼姑	65
凝翠太白楼	68
烟霞此地多	71

东昌坊口·清河坊·后门大街	74
卓尔巴如是说	86
穿拖鞋的法兰士	104
福楼拜的恋鞋癖与其他	122
花都青楼往事：一八三〇~一九三〇	125
翻译家的厨房	148
翻译家的无限风光	151
复译如积薪，后来当居上	155
青木正儿·绍兴酒·回译之难	158
五百·一千·两千	168
《开埠》的不虞之誉	171
矛盾的回归	176
伟大文本的特殊读者	186
江南旧事	189
水绘园的后人	192
写给食物、给第三者读的情书	194
封面女郎背后的民国风云和市井生活	198
陈寅恪的寂寞身后事	202
送君者皆自崖而返	205
人非少年不知味	208
偕隐枫丹白露	211
中国的“圣娼”	215
从公民回到皇帝	220
“陪都”重庆的日常生活	223

漂泊西南天地间	232
百年上海俗语	241
梁宗岱身上的两个陶潜	254
北京的榕树	258
至今误读汤显祖	260

寻访桃叶渡

在南京大学门口跳上一辆出租车，跟司机说要去桃叶渡。司机不知道这个地名，问怎么走。我根据从书本上得到的知识，说在利涉桥附近。司机又是一愣。于是我自己也觉得好笑：虽说当年金陵的菜佣酒保皆有六朝烟水气，今天的出租车司机却未必都读过《儒林外史》。反正大方向不会错，我就让他朝夫子庙那边开。车到建康路迤东停下，我自己拐入贡院街再往东走，就发现“桃叶渡旅社”的市招，心想在此不远了。

想看一看桃叶渡的遗址，自然是为了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的那段风流佳话。据说王献之有爱妾名桃叶。桃叶从娘家省亲归来，献之必在秦淮河渡口迎接，歌曰：“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东晋时秦淮河河宽水深，过河需乘渡船或利用称为“航”的浮桥。后来河面变窄，河水变浅，河上架了许多桥梁，不再有渡口，不过桃叶渡的地名一直留下来了。南京人好古，桃叶渡一带虽是棚户

区，也不例外。居近古迹，足以为荣。一九八四年附近居民集资，在原地立了“古桃叶渡”的石碑。

快走到秦淮与青溪合流处，我还是没有找到那块石碑，倒是在右侧发现一道粉墙和露出墙头的仿古建筑，大门上悬着“吴敬梓纪念馆”的匾额。吴敬梓在南京先住板桥之西的“秦淮水亭”，有贴水的河房。后来穷了，搬到较偏僻的青溪去住。这两个地方离桃叶渡都不远。他写的《金陵景物图诗》中有一首就是咏桃叶渡的。于是我买票进去看看。室内陈列的无非是与吴敬梓和《儒林外史》有关的文物、图片等等。室外小园中有走廊，亭台，一片草地，几株桃柳。小楼一椽布置成书房，内有吴敬梓的蜡像作伏案写作状。可惜全馆没有一间河房，倒是靠在阳台上可以闲眺隔岸的河房。其中有家饭馆的厨房，灶火正红，污水怕是排入河内的吧。读嵌在走廊壁上的碑文，获知这个纪念馆是南京市政府斥资三百万于一九九七年建成的。那块“古桃叶渡”的石碑也在小园一角上找到了。

游毕，出门，复东行，南折过桥，即到秦淮河南岸的石坝街。民国时代石坝街是红灯区（《桃花扇》中的旧院、长板桥也在这一带），今天是个大型的集贸市场。沿街往西走，将近夫子庙前的文德桥，左侧即是有名的乌衣巷。记忆中这是一条陋巷。几年不到，旧貌换新，巷内的房屋翻造成徽州民居的格局，家家粉墙，户户黛瓦。其中一幢是六朝文化博物馆，门额榜曰“王谢故居”。这也罢了。巷口有井，井边房屋的墙上嵌着一块石碑，告诉游人此乃“六朝古井”。新的青石井栏上一道道凹槽，斧凿痕迹犹存，无法使人相信这是千余

年来，井绳在石头上留下的印记。在南京，六朝的井栏或许难觅，有几百年历史的实物总还是有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友人韩君住在鸡鹅巷（“马士英故居”所在，《桃花扇》写他在南京城破前夕，携带“十车细软，一队娇娆”出逃）。鸡鹅巷出脚就是市中心珠江路，民居里却没有自来水。居民用水，要到自来水站去买，或到附近的网巾市（也是明朝传下的地名，明朝男子蓄长发，戴的压发帽叫网巾）去提井水。那口井圈上青苔斑驳，绳痕累累，曾令我大发思古之幽思。乌衣巷口“六朝古井”的井圈，与其新造，不如借用旧物。话说回来，网巾市的那个井圈，除非有有心人保存，否则恐怕早就不知何处去了。

（原载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二日《新民晚报》）

说不尽的金粉秦淮

（《群鹤图》，日二十二年五月廿一日）

叶兆言想为一九三七年的南京大屠杀写一部纪实体小说，最后写成的却是一部爱情小说。在战争的背景下，爱情往往显得非常滑稽，尤其是这部名为《一九三七年的爱情》的男主人公——精通十几国外语的大学教授丁问渔先生，其爱情更显滑稽。这位手持司的克、常年戴一顶红色绒线帽的浪荡公子本是风月场上的老手、花街柳巷的熟客，竟对一位名门千金、有夫之妇、陆军司令部机要员任雨媛动了痴情，爱得死去活来。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终于在南京城破前夕与心上人有一夜的缱绻，但在守军突围时中了日军的机枪子弹，死在长江边上。

故事是虚构的，背景却是实在的。小说家自称，他为写

这部书下的资料工夫，不亚于他当研究生时写论文。执笔的时候，他耳际常常回响着蔡琴唱的那首委婉动听的《秦淮河畔》：“今夜有酒今夜醉，今夜醉在秦淮河畔。月映波底，灯照堤岸，如花美眷依栏杆……”

一九二七年北伐成功，建都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大规模的市政建设。一九二九年举行奉安大典，为将孙中山的棺木从下关迎至陵园，专门开辟了中山大道。达官贵人卜居空旷的北城，盖起一栋又一栋小洋楼。秦淮河流过的南城仍是最繁华的商业区，尤其是娱乐区、“红灯区”。

一九三七年的南京，官方统计的人口数为九十四万五千五百四十四人。国民政府明令禁娼，然而禁娼喊得越响，娼妓反而越多。秦淮河畔天知道有多少私娼，不过她们的公开身分是旅馆服务员、饭馆女招待、舞女、歌女。饮食男女，联在一起，如同那副有名的对联所言：“近夫子之居，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傍秦淮左岸，与花常好，与月常圆。”

南京是有名的火炉，报纸上说秦淮河是市内最好的避暑场所。卢沟桥的炮声压不倒秦淮河上的彻夜笙歌。周围住户被吵得没法睡觉，叫苦不迭。“结果警察厅不得不出面干涉，先礼后兵，贴了布告出去，晓以大义，然后再派警艇数艘，往来梭巡。于是秦淮河上叱燕惊莺，一次捕获陪客游船的歌女及形态猥亵之女性，计达四十名之多。”在游客或是醉生梦死，在歌女本是为了生存。总之是燕巢危幕，不知大厦之将倾。

金陵龙蟠虎踞，形势天成。自建都以来，道路广阔，市廛宏开，其间公私建筑，不知费去若干亿万，蔚成大观。乃至倭夷一炬，半成焦土。

城中被灾之区极广，繁盛地方较重。除划难民区之区域外，无不受劫火之洗礼。其中幸免者，则中华门以西之门西区域，近鼓楼之北门桥大街一带。受灾最重者，则由太平路经朱雀路至夫子庙一带。中华门以东之门东地方，以日寇之先锋队系由通小火车之雨花门攻入，受灾亦巨。

一泓淮水依然绿，两岸烧痕不断红：此余戊寅返里后第一次到夫子庙，所得之印象。自东牌楼起，迄大中桥止，巡视一周，其间屋宇之被毁者，约十之六七。有名建筑物，如大成殿、魁星亭、得月台、奇芳阁等，均付之一炬。同行友人曾居危城中者，语余曰：城陷日，夫子庙一带大火，以大成殿为中心，东至龙门街，西至瞻园路，南至秦淮河，更延及河之对岸石坝街，沿河房屋，成为大火焰场。现在所有房屋，系陆续兴建者，且十之七八，尚系用白铁芦席搭成。大成殿前后左右，则

建有三四百所木棚，开设各类荒货小铺。沿路边，复有多数货摊。奎光阁就原址重建，仅有沿街一进。奇芳阁则移于贡院西街，卫巷口之一平房内。飞龙阁尚存，开设荒茶馆。东行至龙门街口，□园、六朝居、明远楼等，一带房屋尚如故。更东行直至桃叶渡口，如太平洋、六华春、海洞春等房屋，亦幸免于难。经桃叶渡口北行，至淮清桥及建康路东段，即奇望街至大中桥一段，则颓垣断壁，触目皆是，又一片凄凉景象矣。

“硬件”毁了不少，“软件”照常运转。

商业分布状况：大成殿附近，则有各种日用品货摊、古董摊、旧书摊、小食品店、露天游艺场、打高尔夫球赌博。贡院西街，则有茶寮、酒肆、古董铺、日本商店。龙门街以西之贡院街，商铺种类同西街。其东有电影院（原首都戏院，为日商占有）、押当店（日商）、京戏场、书场、大酒菜馆、妓馆（约十余处）及洋货铺等。而鸦片售吸所，则在东牌楼附近巷中。

晴日午后一时至六时，游人麇集，不异当年。所不同者，众头攒动中，有腰挂倭刀之武士，足躡木屐之粉人（日本妇女喜敷粉，如无锡之泥阿福）。其行踪所及，多在古董铺及路旁荒货摊，或茶寮酒肆中。伪机关复高揭五色国旗，伪电台则广播醉人音乐。晚间则另有一番景象。电灯也放光明，书场戏场之锣鼓喧天，酒馆妓馆之笙歌盈耳，又是一般毫无心肝，发不义之财之市侩，与为虎作伥，面染烟色之群奸陶情行乐时也，衰矣。

我们不能把秦淮河比作从涅槃中再生的火凤凰，但是它的自我修复能力确实惊人。日伪政权需要粉饰太平，有钱的需要寻欢作乐，有人需要暂时的兴奋或麻醉，而对升斗小民，永远有个最现实的生计问题。

三

一九四二年的冬天，黄裳从上海经南京、徐州、商丘、界首、漯河、洛阳、宝鸡等地辗转赴四川。他在南京停了三天，后来写了一篇文章记述他对南京的印象。读书人一到金陵，总要发怀古之幽思，所以那篇极为漂亮的文章题为《白门秋柳》，虽然季节是冬天。

到达的当天，他就去秦淮河边走了一圈，看到夫子庙那一座黯黑的亭子，矗立在一片喧嚣里面。远远望去，在板桥的后面，是一座席棚式的小饭馆，题着“六朝小吃馆”——好雅致的名字。

桥右面有一棵只剩下几枝枯条的柳树在寒风里飘拂。旧日的河房，曾经作过妓楼的，也全凋落得不成样子了。那浸在水里的木桩，已经腐朽得将近折断。有名的画舫，寂寞的泊在河里，过去的悠长的岁月，已经剥蚀掉船身的美丽的彩色，只还剩下宽阔的舱面，和那特异的篷架，使人一看就会联想到人们泛舟时可以作的许多事情，吃酒、打牌……

第二天下午，他在城北游览了破败的鸡鸣寺、荒凉的扫叶楼，又回到响着歌声弦管的秦淮河畔。吃过饭，无处可去，转念不如去听有名的清唱。茶楼的进门处有“皇军”查验市民证。楼厅里映着雪亮的灯光，悬满了“珠圆玉润”之类的锦额。商女的歌声，使他也起了“烟笼寒水月笼沙”的感叹。

第三天早晨，在离开这个城市前，他又去秦淮河边，按地图找到了乌衣巷。

这里全是一些狭小的房子，贫苦的人家。巷子的尽头，有一片池塘，旁边堆着从各处运来的垃圾。地图上却标着“白鹭洲”，一个雅致的名字。这冬天的早晨，洲边上结了不少冰碴，有几个穿了短短的红绿棉衣的女孩子，伸着生满了冻疮的小手，突了冻红的小嘴，在唱着一些不成腔调的京戏。从那些颤抖着的生硬的巧腔，勉强的花梢里，似乎可以听见师傅响亮的皮鞭子的声音。……这就是秦淮，一个从东晋以来就出名了的出产着美丽的歌女的地方。

四

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冠盖云集，免不了灯红酒绿，征歌逐舞。各大饭馆，如六华春、太平洋、老万全、大集成，都雇佣妙龄女招待以广招徕。

南京人风雅，好像还有个“六朝情结”。饭馆叫六华春，茶馆叫六朝居，芦席棚里的小吃店也要叫六朝小吃店。“六华